



吹拂著水芋田的歌聲

イモの水田を通り抜ける歌声
The Songs Wafting Over the Taro Fields

文・圖 | 鄭宇捷 (貴實地生活創作工作室影像工作者)

距離 《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台上》這部影片的拍攝已經是十年以上了，在攝影機前後的種種影像，至今回想起來仍是歷歷在目。

拍攝的起點

當我第一次踏上蘭嶼這片土地的時候，我是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的碩三學生，那是2013年。當時透過媒體，全世界都目睹了東日本311的地震和隨後巨大海嘯所造成的福島核電廠事故。震撼之餘，整個臺灣開始了對於自身的核能處境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檢討，身為一個紀實影像的學習者，當然也順著這波思潮，跟著公民社會一起溫故知新，關於那些年我們來不及參與的核能發展史。

當時，臺南藝術大學的媒



達悟族人與工作人員合影 (貴實地生活創作工作室影像工作者)。

體中心正在協助「綠色小組」處理他們過往拍攝的錄影帶，「綠色小組」紀錄了解嚴前後的社運活動，包含人權運動、原住民運動、工運、農運、政治運動……等，據說資料庫裡有1800多卷錄影帶，共計3000多小時的紀錄影像。我在裏頭看到了當年雅美族（達悟族）人為了反對核廢場設置所發起的多場遊行示威，這是引起我

前往蘭嶼做田野調查與拍攝的起點。

臺灣使用核能的歷史必須追溯到1970年代，除了因應多元能源發展，而不能說的秘密還有關於核能武器的研發戰略。當時政府開始計畫興建核電廠，那是一黨獨大的戒嚴時期，所有的選址，自然是「依照機關指示辦理」，這是現在的人很難想像的事情。有了核



寧靜的海灣。

在我面前的蘭嶼阿姨們幾乎只會族語，幾位年紀較長的甚至日語還比華文流利。我們透過簡單的華語溝通，更多的是身體語言：眼睛觀察她們如何整理雜草，我們試著模仿並精準的完成任務。



能電廠，那當然要有核廢料貯存場。1977年，政府開始在蘭嶼興建核廢料貯存場，但隨即在1982年，核廢料已經存放了超過一萬桶。

歷史影像中，男性的雅美族（達悟族）人用震撼的Manwaway儀式對著貯存場吼叫，欲以蓄積力量驅除輻射惡靈，但前去抗議的並不只有知識青年和男性，雅美族（達悟族）中的女性族人在這場對「文明」的戰爭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問，也是在閱讀文本和影像資料蒐集過後，最想探詢的一個面向，於是我請託一位對當地熟識的朋友和我一起，帶著

攝影設備和探求的渴望，前往蘭嶼。

開啟對話的涼台

隨著朋友的介紹住進了朗島部落，朋友隨即從模糊的記憶中，找尋曾經相識的長輩的住所。一陣寒暄問候之後，我們約定了明天到田裡去幫忙長輩拔草。拍攝的起點，就從協助長輩的田裡勞務開始。

那時候的我，是在網路上和圖書館裡，閱讀了許多文本的研究生，但進到真實的田野裡面，能夠溝通的語言卻不是這種學術語言。在我面前的蘭嶼阿姨們幾乎只會族語，幾位年紀較長的甚至日語還比華文

流利。我們透過簡單的華語溝通，更多的是身體語言：眼睛觀察她們如何整理雜草，我們試著模仿並精準的完成任務。阿姨見這幾個年輕的漢人好玩也友善，很快地把當天的農務完成了，阿姨們愉快的就地升起火、摘拿了幾種田裡的蔬菜水果，我們便在涼台上休息野餐。沒想到，這個小小的涼台竟成為了開啟對話最重要的地方，在我們的關係開始活絡之



後，我開宗明義的說明了自己這次到蘭嶼到訪的目的，接著就拿出簡單的攝影器材。那幾天，我們在田裡工作、在涼台上休息、唱歌、阿姨和我們分享田裡的食物，吃飽了就斜躺著休息，海風吹拂，我們慢慢問起那個年代的事情，阿姨們並不介意於我們的好奇，很自然地在腦海裡搜尋出那段六個村莊一起去抗議核廢料貯存場的往事。

當我們問起當年的那一場抗議，阿姨們馬上回應說：「有啊，我們有去啊，是我們村的郭健平帶頭的！」年輕阿姨講到了關鍵人物，當年在關曉榮、潘小俠……等攝影家的鏡頭之下，我們很常看到頭綁布條衝在第一線的知識青年，與綠色小組留下的影像中帶頭抗議的是同一個人，蘭嶼青年郭建平。在臺灣大島求學的他，有較多的機會接收國際新知，知道看不見的輻射線對環境和人體的危害。1988年，他和台灣的社會運動者與環保團體，團結了超過五百位族人，前往為了運送核廢料而興建的港口—龍門港抗議，族人視看不見的輻射線為魔鬼惡靈，他們製作了巨大的人偶，穿戴傳統藤帽



蘭嶼風光。

與甲冑（戰甲），手持標語大聲喊著：「姑蘇力，滾蛋！」（達悟語意思為化學品，西藥、毒藥……的意思），這是臺灣歷史上的「220驅除蘭嶼惡靈反核廢料運動」。

「他們在前面喊啊，我們拿石頭丟，丟那個儲存場的。」阿姨邊說邊作勢丟擲，彷彿可以感覺到當年吶喊澎湃的情緒。「我們六個村一起喊啊：『姑蘇力，滾蛋！』很大聲的喊，聲音打到山壁，另一頭傳出回音也說：『姑蘇力，滾蛋！』」我們聽了都笑了。那是蘭嶼的歷史上第一次六個

這個影片或許是身為漢人的我，在蒙受了達悟人溫暖慷慨的恩惠之後，做為回饋的一點小心意，希望離開小島的蘭嶼孩子，能常常想起故鄉青綠的芋頭田、鮮鹹的海風。



村為了自己的家鄉挺身出來抗議，也是第一次知道，當雅美族（達悟族）人團結起來的聲音是如此巨大，足以撼動山海。

「我們拿破掉的衣服去燒，去抗議，我們的身體就像這個破衣服一樣，沒有用了。」阿姨自然流露的語言不是論述的語言，簡單而素樸。來蘭嶼之前，當我們提起雅美族（達悟族）人，腦中浮現的人物影像都是穿著丁字褲的男人、划著拼板舟捕抓飛魚的男人，鏡頭前的人物如此，持攝影機的人亦是如此：1897年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學者鳥居龍



蘭嶼風光。

藏、1930年代的藝術家顏水龍、1940年代的攝影家張才、1950年代的白冷會紀守常神父、1980年代的紀實影像工作者關曉榮……等，眾多關於蘭嶼的影像資料中，包括抗議核廢料貯存場的時候，在隊伍前方和對著攝影機說話的，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在這個島嶼上的女人們在做什麼呢？我懸在心上最渴求解答的疑惑，朗島的阿姨們用她們的和善和慷慨，在鏡頭前分享她們的勞動生活和休閒時光，也說了去抗議的事情；用歌聲、用生動樸實的話語，和她們對蘭嶼的愛，完整的回答了我的疑惑，甚至比我的期待給的比更多。

朗島村的念想

2013年是我第一次踏上蘭嶼土地，拍了一些素材，做了兩部片子，參加MATA獎的影片《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台上》至今還是放在YouTube平台，經過演算法的運算，不少蘭嶼的孩子透過網路看到了這部影片，他們在底下留言訴說想念故鄉的情感，說著想念阿嬤的歌聲。這個影片或許是身

為漢人的我，在蒙受了雅美族（達悟族）人溫暖慷慨的恩惠之後，做為回饋的一點小心意，希望離開小島的蘭嶼孩子，能常常想起故鄉青綠的芋頭田、鮮鹹的海風。而涼台上的女人那首幸福的歌是怎麼唱的？

「啊，我斜眼望向自己的涼亭，那兒有人正坐著。我的涼亭上正坐著好幾位漂亮的小姐，啊啊，但願涼亭上的小姐們都能夠得到平安以及喜樂，啊，也希望我的水芋田和它週遭四邊都不要有雜草生長……」

涼台上有歌唱的女人，有想念孩子的長輩，在大島的蘭嶼遊子，有空要常常回家，這是在當年「惡靈入侵」的時候，長輩們誓死守護、奮力保衛的美麗小島。◆



鄭宇捷

台南市中西區人。1980年生。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碩士。服務於貴寶地生活創作工作室。大學讀的是哲學，研究所學的是紀錄片，離開校園之後便從事影像工作，透過攝影機紀錄下各族群的藝術、文學、生活與文化，相信越在地的越國際，希望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多元美好。